



刘仁清 亿臣集团的缔造者

摄影/维纳斯婚纱摄影·陈波

文/李莹

生道路，他的目标是创建一番自己的事业。放弃了日益顺利的工作，他开始了创业之路。

那是1990年，雄心勃勃的青年双眼充满希望，完全没想到去路的坎坷与艰难，而这条难走的路一走就是13年。

他走遍了中国大小城市，三次办家俱厂，三次做建筑、装修，还做过与越南的贸易，承包过磷肥厂，每有收获，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导致失败。

“那时太年轻，生意做得不成功就想换行，其实换行更难”，他总结着失败的教训，“失败逃不过3种原因：主要是自己的，管理不到位，对形势缺乏客观估计；其次是人为因

从头再来

命运终有垂青的时候

2000年，身背20多万元债务的刘仁清，回到了成都。为了还债，他只得去家具公司打工，领着1500元月薪，日子捉襟见肘。

家人、朋友都认为他不可能干长久，但他认认真真地工作了3年，“这是一大型公司，由于老总信任，将管理权交给我，由此我学习到很多东西，那是钱买不来的。大型企业首先

有成熟的管理体系，其次有很好的平

台，有平台供你操作与没有是两个概

念，正是这3年我清晰了自己的思路，娴熟了一个管理者应该具备的素

养”。

2003年底，取得老总同意后，他又开始了创业之路。这次选择的是物流，不熟悉的行业，但他有自己的理由：“这是当时成都市场是很需要的行业，而凭着自己在成都的3年苦干，已经累积相当的人脉，不愁生意，还有就是，这个行业投资资金少，我也只借到3万块钱”。

缺钱缺人，一切都是亲力亲为，前半年，他半夜2、3点才睡，清晨5点就起床。公司迅速走上轨道，半年挣了10多万。但意外又发生了，2004年3月，他的货车发生车祸，赔偿费用高达17万。对于意外，刘仁清已经不惊讶了，或许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他没有任何辩解，全赔。

半年的辛苦全赔光，又借了债，他做好了再次破产的准备。这次幸运光临了，他的行为在物流行业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从此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他终于让家人过上了有车有房的生活。

命运给多少

便要靠那个多少做到最好

刘仁清并不由此满足，当个有钱人不是他究竟的目标，做企业才是他“心头好”。但是，做什么企业呢？所有做过的行业中，他都没找到“感觉”。

2008年，朋友指引他介入酒店业，他所有的“感觉”到位了，就是

这个行业，他以前的挫折都是进入这个行业的学费。

刘仁清是个说做就做的人，一旦确立目标，他放下所有的事，全力投入。他找到5个股东，其中包括他打工的家具厂老总。资金具备后，他迅速找地段找人才，到北上广考察，终于确定酒店位置在簇桥。之后是香天黑地的谈判——供货方、建筑方、施工方……还要加上他生命中频繁出现的“事故方”。

还好，刘仁清一直是个迎难而上的人，9个月的时间，“亿臣酒店集团”的第一家店——按四星级标准打造的簇桥“亿臣国际酒店”正式面市。

由于在管理机制上有了充足的准备，酒店在半年后走上正轨。很多人认为股东们有人脉，他们操作酒店行业是很好做的，刘仁清反驳了这个观点，他一路走来并不是靠关系靠平台，他告诫管理层：良好的社会关系会让我们平台高一点，但与企业赢利没有必然关系，赢利关键是产品与服务。

开业一年后，刘仁清对企业的发展有了全盘的计划，在计划实施前他做了万全的准备。

他首先理清了股东的责权利，虽然股东们是因为信任、感情等因素而聚集在一起，但管理企业依靠的不仅是这些，更重要的制度、责任、服从，企业规定了股份制、权力集中制、岗位制，制度一旦确立，包括股东都不能违背。

“若管理机制从一开始没有设计好，就必然发生矛盾，那个时候再纠正就很困难，何况做酒店至少是几十年的事，我会交班的，但作为打基础的前辈，若没形成制度化、规范化，靠个人能力管理，后面接手的人会很困难。”

其次，他加大对管理层和员工层的教育培训，他一年几十万用于工作人员培训。企业稳定与发展，人才为第一，仅靠引进机制是不够，企业自身也要具备培养人才的功能。

“管理是一个全面的平衡，对员工，你不能说钱给够了就行了，你

守成是我的短板。因此，我的理想能否达成，专业人才的引进是当务之急，而我，克服个性的短处也很重要”。刘仁清客观地规划着。

“企业家要有危机感，因为责任在身，要为家庭负责，员工负责，为投资者负责。十年苦干，再加上十足的运气，才能有一份事业，别把事业看得太容易，大多数人只能有一份职业，借之糊口，辛劳一生。所以虽然吃了那么多苦，我依然是个幸运儿。现在，我的全副心思就是怎样做到更好”。

昔日的英俊少年，如今鬓已成霜，眉宇间透着沧桑，惟一不变的是当初离开家乡时抱负：得到多少，便要靠那个多少做到最好。



穿行在城市

生活在动荡边缘

1989年，不满20岁的刘仁清跟随着哥哥闯世界。之前，他在故乡自贡的家具厂学习了2年的技术，他喜欢技术工作，但又不满足于视野的狭小，为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咬牙跟哥哥走了。

刘仁清是建筑单位的组长，他开始跑了工地的日子，工地的日子忙乱辛苦，赚钱并不多，但在这里他接受了管理学的启蒙。哥哥的班组有30多个工人，每个人都很快，工作效率又不高，自己有心帮忙分担又无从下手，只有更勤奋地工作。

直到有一天，工地的总负责人找

哥哥，而大家都不知道哥哥去哪里忙乎了，负责人勃然大怒，指着刘仁清训斥道：“每天瞎忙，该当脑袋的偏要当腿，一个人一天跑断腿又能做多少？作为组长，只要把30个人指挥好，哪有这么忙？”一席话，让刘仁清豁然开朗，理清了工地的症结。在他的指导下，工地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凭着工作成绩，不到半年他当上了班长。

哥哥是建筑单位的组长，他开始

跑了工地的日子，工地的日子忙乱辛苦，赚钱并不多，但在这里他接受了

管理学的启蒙。哥哥的班组有30多

个工人，每个人都很快，工作效率又

不高，自己有心帮忙分担又无从下手，

只有更勤奋地工作。

直到有一天，工地的总负责人找

哥哥，而大家都不知道哥哥去哪里忙

乎了，负责人勃然大怒，指着刘仁清

训斥道：“每天瞎忙，该当脑袋的偏

要当腿，一个人一天跑断腿又能做多

少？作为组长，只要把30个人指挥好，

哪有这么忙？”一席话，让刘仁清

豁然开朗，理清了工地的症结。在

他的指导下，工地有条不紊地运行

起来，凭着工作成绩，不到半年他当

上了班长。

哥哥是建筑单位的组长，他开始

跑了工地的日子，工地的日子忙乱辛苦，赚钱并不多，但在这里他接受了

管理学的启蒙。哥哥的班组有30多

个工人，每个人都很快，工作效率又

不高，自己有心帮忙分担又无从下手，

只有更勤奋地工作。

直到有一天，工地的总负责人找

哥哥，而大家都不知道哥哥去哪里忙

乎了，负责人勃然大怒，指着刘仁清

训斥道：“每天瞎忙，该当脑袋的偏

要当腿，一个人一天跑断腿又能做多

少？作为组长，只要把30个人指挥好，

哪有这么忙？”一席话，让刘仁清

豁然开朗，理清了工地的症结。在

他的指导下，工地有条不紊地运行

起来，凭着工作成绩，不到半年他当

上了班长。

哥哥是建筑单位的组长，他开始

跑了工地的日子，工地的日子忙乱辛苦，赚钱并不多，但在这里他接受了

管理学的启蒙。哥哥的班组有30多

个工人，每个人都很快，工作效率又

不高，自己有心帮忙分担又无从下手，

只有更勤奋地工作。

直到有一天，工地的总负责人找

哥哥，而大家都不知道哥哥去哪里忙

乎了，负责人勃然大怒，指着刘仁清

训斥道：“每天瞎忙，该当脑袋的偏

要当腿，一个人一天跑断腿又能做多

少？作为组长，只要把30个人指挥好，

哪有这么忙？”一席话，让刘仁清

豁然开朗，理清了工地的症结。在

他的指导下，工地有条不紊地运行

起来，凭着工作成绩，不到半年他当

上了班长。

哥哥是建筑单位的组长，他开始

跑了工地的日子，工地的日子忙乱辛苦，赚钱并不多，但在这里他接受了

管理学的启蒙。哥哥的班组有30多

个工人，每个人都很快，工作效率又

不高，自己有心帮忙分担又无从下手，

只有更勤奋地工作。

直到有一天，工地的总负责人找

哥哥，而大家都不知道哥哥去哪里忙

乎了，负责人勃然大怒，指着刘仁清

训斥道：“每天瞎忙，该当脑袋的偏

要当腿，一个人一天跑断腿又能做多

少？作为组长，只要把30个人指挥好，

哪有这么忙？”一席话，让刘仁清

豁然开朗，理清了工地的症结。在

他的指导下，工地有条不紊地运行

起来，凭着工作成绩，不到半年他当

上了班长。

哥哥是建筑单位的组长，他开始

跑了工地的日子，工地的日子忙乱辛苦，赚钱并不多，但在这里他接受了

管理学的启蒙。哥哥的班组有30多

个工人，每个人都很快，工作效率又

不高，自己有心帮忙分担又无从下手，

只有更勤奋地工作。

直到有一天，工地的总负责人找

哥哥，而大家都不知道哥哥去哪里忙

乎了，负责人勃然大怒，指着刘仁清

训斥道：“每天瞎忙，该当脑袋的偏

要当腿，一个人一天跑断腿又能做多

少？作为组长，只要把30个人指挥好，

哪有这么忙？”一席话，让刘仁清

豁然开朗，理清了工地的症结。在

他的指导下，工地有条不紊地运行

起来，凭着工作成绩，不到半年他当

上了班长。

哥哥是建筑单位的组长，他开始

跑了工地的日子，工地的日子忙乱辛苦，赚钱并不多，但在这里他接受了

管理学的启蒙。哥哥的班组有30多

个工人，每个人都很快，工作效率又

不高，自己有心帮忙分担又无从下手，

只有更勤奋地工作。

直到有一天，工地的总负责人找

哥哥，而大家都不知道哥哥去哪里忙

乎了，负责人勃然大怒，指着刘仁清

训斥道：“每天瞎忙，该当脑袋的偏

要当腿，一个人一天跑断腿又能做多

少？作为组长，只要把30个人指挥好，

哪有这么忙？”一席话，让刘仁清

豁然开朗，理清了工地的症结。在

他的指导下，工地有条不紊地运行

起来，凭着工作成绩，不到半年他当

上了班长。

哥哥是建筑单位的组长，他开始

跑了工地的日子，工地的日子忙乱辛苦，赚钱并不多，但在这里他接受了

管理学的启蒙。哥哥的班组有30多

个工人，每个人都很快，工作效率又

不高，自己有心帮忙分担又无从下手，

只有更勤奋地工作。

直到有一天，工地的总负责人找

哥哥，而大家都不知道哥哥去哪里忙

乎了，负责人勃然大怒，指着刘仁清

训斥道：“每天瞎忙，该当脑袋的偏

要当腿，一个人一天跑断腿又能做多

少？作为组长，只要把30个人指挥好，

哪有这么忙？”一席话，让刘仁清

豁然开朗，理清了工地的症结。在

他的指导下，工地有条不紊地运行

起来，凭着工作成绩，不到半年他当

上了班长。